

928
セ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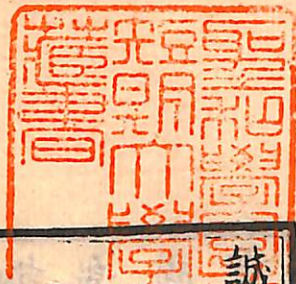
誠

齋

集

二九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

廬陵揚

下万里

廷秀

碑

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

肅虞公神道碑

自昔立國者不幸當強虎狼之敵非得天下之大  
勢國未易立也大勢一得則萬億年之基可定於  
一月不然百戰萬舉何益於成敗之數是故吳以  
赤壁晉以淝水吾宋以牛渚皆以一月之大勢定  
基而立國者然赤壁淝水之役乘其方銳之初君

子以為易牛渚之役振於婁敗之後君子以為難  
客有問者曰事難而功反易何也曰我  
高宗皇帝知人如堯善任使如漢高祖而已其人  
受任使者為誰曰丞相虞公公有勇力乎曰否公  
儒者也公非賁育公焉得力公有機數乎曰否公  
德人也公非孫吳公焉得數然則曷濟登茲曰忠  
誠而已方諸將皆遁而我師大潰公身先冒死以  
激怯懦不以忠乎方虜酋遺吾元帥書以行碁  
間公昌言其詐以安危疑不以誠乎夫大忠可以  
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

一而萬從懷一而萬順惟吾所嚮何敵不克何難  
不濟何功不成哉故曰公之成功忠誠而已客曰  
足矣然君子以謂堯之知人猶失之鯨漢祖之善  
任使猶失之綰與灑今我高宗一舉而得公公  
一戰而定國故公之功難於周公瑾謝幼度而  
高宗之聖賢於堯與漢祖遠矣嗚呼盛哉公諱允  
文字彬父隆州人也系出周虞仲在六國曰卿在  
唐曰世南世南七世曰殷守仁壽郡即隆州也因  
家焉曾祖昭白祖軒父祺皆贈太師周魏秦國公  
仕至左中奉大夫德陽縣男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初秦公未有子禱于梓潼神是夕夢入一官府見  
一大官衮冕迎秦公執客主禮甚敬主人忽指其  
側一人介冑而立者曰此為而子秦國夫人娠公  
將生戶外有異光云六歲暗誦六經十歲賦詩有  
驚人語諸老知其遠器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  
以門子進秦公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廳試  
允四薦名至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  
監成都府推茶司賣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場  
權四川都大提舉茶馬司幹辦公事四川總領所  
辟老幹辨行在分老戶部糧料院既登第轉左奉

議即通判彭州未赴制置司檄權黎州改知渠州  
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  
國史院編修官除吏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  
又兼檢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兼權中  
書舍人假工部尚書使虜敵除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兼侍講為江淮督視府參謀軍事拜兵部尚  
書川陝宣諭使 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召除  
敷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  
宣諭使就陞制置使改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徙  
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府召拜端明殿學士同

策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未  
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拜知  
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為四川宣撫使召拜  
樞密使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兼制國用使濟國公迂左丞相兼樞密使準  
國公終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雍國公  
以少傅致仕薨贈少師又贈太傅謚忠肅

今上慶元元年贈太師公在茶馬司使長賈思誠  
議增茗課公力諫不從謁告引去公在渠州地墾  
民窶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公亟

除之然後上聞歲減緡錢六万五千有奇遠民呼  
舉考試類省所得多知名士宰臣沈該薦公於

高宗召見公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  
法 祖宗時論臈之 顯仁后崩百官人臨皆吉

服公獨變服有非之者公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公  
在西掖秦檜妻王贈希妙先生富民金鼎以奴事  
檜而累官至閣門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實以結官  
官而超除樞密副承旨公皆封還詔書吏部侍郎  
汪應辰出知衢州公請留之時諸軍帥皆以官官  
充承受公奏罷之紹興季年和戎既久虜情叵測

而朝廷翫愒晏然無虞公因見上力陳虜必渝盟寇來之道有五曰川陝曰荆襄曰淮東彼必不出於此必以正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為之備時上方在顯仁諒闇太息深以為然未幾公使虜館公者與公實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虜中猝猝輓芻粟肄舟師敏見上再申前言請備之上繼使徐度使虜還言虜無變意三十一年五月虜使來賀天申聖節因索將相大臣割兩淮地上始悟公前言乃以劉錡為淮東制置使京畿河北等路招討使軍于建康王權與錡姪玘副之九

月虜以重兵出淮東劉錡禦之元顏亮自將大軍自壽春渡淮入寇衆號百万王權禦之既而二將望風遁還而權以偽退誘虜為辭公料權必渡江南奔白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謀報權果渡江中外大震上避殿減膳面諭宰臣議散百官浮海避狄宰臣陳康伯曰不可於是上始聞公料權必敗語謂公知兵心倚重焉急召李顯忠為淮西大將命知樞密院兼義問督視江淮諸軍事以公為參謀洪邁馮方俱入幕府庚申公辭行上曰卿詞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姑為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

辱臣願盡死力辛酉公出脩門聞王權盡失淮西  
劉錡盡失淮東錡亦託疾過江戊辰公至京口見  
錡問兵敗狀錡抵瀾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公曰虜席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不得已乎  
屬建康告急公與義問信道而進十一月壬申劉  
汜又大敗于瓜洲逆亮以兵向采石即牛渚也甲  
戌公與義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  
召王權以李顯忠代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招顯  
忠領西師且犒師采石乙亥公行是日逆亮已次  
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誥朝渡江丙子公未至

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震天公見官軍十  
十五五坐道旁蓋王權敗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  
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之曰逆亮在  
江北汝等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勢  
至此皆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  
戰也彼自有將帥公柰何代人任責以速辜公曰  
吾位從臣使虜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  
死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虜兵  
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号七十万馬倍之而王



權潰兵止一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  
計公召其將時俊張振戴臯盛新王琪勞問之曰  
虜方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  
我孰若死中求生乎且 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  
不得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  
覺其可以義動因誦言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  
此今 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  
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顯忠未至而虜  
以來月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公勦力決一戰  
何如且 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給節度承宣

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後  
之若有遁者我亦畝報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曰  
如此則我輩效命有所付矣請為舍人一戰公即  
與時俊等謀整步騎為陣分戈船為五其二上下  
東西兩涯為遊軍其一載精兵於中流以待戰其  
二伏內港以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  
見北岸有一高臺其上立大朱繡旗左右各二環  
立侍者中張一大黃蓋有一人被黃金鎧據胡床  
坐其下者迺亮也忽虜衆大呼聲動天地亮親乘  
一小朱旗麾舟數百艘絕江而來一瞬間七十餘

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與官軍戰我師小卻公乘馬往來陣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耶即手揮雙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俘斬略盡其中流者船小而卒衆又自爭舟兵刃隔塞運掉不俊而我之蒙衝往來如飛橫突亂刺虜舟破溺死者數万頃刻江水為舟虜引餘舟遁去公命強弓勁弩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還數尸四千有七百殺万户二人生得千戶五人女真五百人是夕公具捷奏以聞推牛醪

酒大饗將士公謂虜明日必復來乃與諸將再往水濱整列步騎戈船出海鱗船五之二以其半直北岸上流揚林河口以遏虜舟之所自出丁丑虜衆如牆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万計舟來未已海鱗逆擊虜舟大敗顧見我師扼其畝路即縱火自焚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二百艘逆亮遁去入揚州留遣一騎移書招王摧其辭若與摧有宿約者公觀其書摧之將佐變色公慮生變即顧諸將曰此反間也欲以攜我衆耳諸將拜曰賴公之明當效死以報是日李顯忠至公諭之曰京口無

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耶否顯忠曰惟命即分  
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百艘會京口庚辰公  
至京口謁劉錡問疾錡執公手曰疾何必問  
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  
於一儒者我輩媿死矣時京口止有戰艦二十四  
艘會李顯忠戈船亦至公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虜  
棄米石來此欲出我不意我宜反出其不意庚寅  
大閱舟師大而蒙衝小而海鱗皆外壘板城中運  
機輪但見舟行不見有人三周金山沂泗往來矯  
如白龍奴飛水上風濤掀天江水盡沸北岸諸酋

憑壘縱觀駭愕皆以為神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  
笑曰此紙船也欺我哉因列坐諸酋前跪曰南軍  
有備未可輕進亮震奴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  
久之亮曰姑赦汝宜率諸將五月必絕江違命先  
斬諸酋退曰南涯必不可往往即死亮不可諫諫  
亦死盍先諸亮居龜山寺乙未夜諸酋偽效南軍  
劫砦直至亮幄前闔曰何為者曰欲奏事既入即  
亂射幄中亮被箭呼曰汝南人乎吾人乎皆應曰  
吾人遂連射殲亮十二月己亥公與楊存中等具  
奏以聞公尋請闕奏事甲辰公至

上見公慰籍甚渥公謝曰此 廟社之靈

陛下之美斷臣何力之有公因奏曰未石之役張振等以偏裨勝逆亮今止賞以三官臣願貶臣官以賞振等 上曰曩者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如此宣力功其可志即除振等正任承宣觀察等使於是劉錡致仕王權劉汜削籍流嶺表

上命公往經理兩淮公請以兵斷虜啟路徐發京口之師襲之為進取計比至淮上諸軍先已過江盡獲兩淮矢戍申車駕幸建康於是宜諭川陝之命三十二年春公自襄漢而西開幕府于興元

初與大將吳拱李道會于襄陽既又與吳璘會于河池又與璘會于秦州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搏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饒道省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初以此策聞于 高宗又以聞于

孝宗經理有緒關河響應旌壇所指軍民啟附日以万計且爭出芻粟牛酒以迎王師遂復涇原熙鞏等十六州而蜀士揚民望者媚公沮撓於中謂

宜棄新復州郡而退守蜀之故封言者信之大臣  
史浩主之公婁爭不能得乃請入見而陳便宜詔  
許焉既見孝宗問棄地得失何如公以芴畫地  
具陳形勢險要如是而固吾蜀如是而基進取上  
慨然曰史浩誤朕公既忤時宰於是而有當塗之命  
時隆興元年春也明年春襄陽有警召歸於是  
有宣諭湖北京西之命未幾進制置使公開幕府於  
襄陽與大將王宣趙搏等會議攻守之策以為荆  
襄藩籬實在唐鄧然勝勢在唐州方城其次樊城  
其次光化軍而唐鄧無城難以據守乃先城新野

次城鄧州次城唐州又開泌河以通漕運藩籬既  
固則襄漢久安此安策也王師進取之路出蔡以  
睨陳出襄郟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魏以震河  
東出商以圖陝西此攻策也部分已定累奏以聞  
而宰臣湯思退欲速和戎議棄唐鄧既而二州之  
民虜皆怒戮上亦悔之召公請關未至而有姑蘇  
潼川之命旋又有召畝之命公繫辭不獲參知政  
事王之望忌公請步須政成召用未晚上可之而  
召公益急既至見上即除策書樞密院事而之  
望未之知也命下之望失色初虜議和其約曰俘

虜兩還叛士則否至是併求所否公執不與未幾  
有參知同知之命適議母后戚畹恩澤公請視旧  
差增視今損半蜀軍請謀帥或薦王權公執不可  
虜使來聘故事大臣躬與除館公獨不行虜責給  
其廝役公請易以材官使者驕惰公請之不果識  
者遣之湖寇李金頗熾潭帥珙請濟師公曰鄂將  
可用而與某州將不相下即遣鄂將而以某州將  
繼之鄂將聞之力戰禽賊時久不置相有兩參預  
會蜀人李宏來中書除官同列欲與之公曰是富  
者子吾曹可不避謗同列不悅言於

上曰虞某納李宏王帶將除以其職御史章服附  
其說以彈公請付廷尉勾罷政於是以太平興國  
宮之命獄成有司懷二奏以候司 上意

上迎問曰帶自虞某家出否對曰否於是同列亦  
罷政李宏流新州章服貶秩絀中外讐服即召公  
於是知樞密院之命未幾蜀帥吳玠卒於是  
四川宜撫之命 上輟所御履及黃金甲胄賜焉  
公開幕府於利州時軍政久蠹民力愈凋公曰敝  
之攸興與於大將之貪與私也於是首劾大將任  
天錫剝其下以為苞苴又劾幕掾王槐孫以戰功

官其親族又劾守令劉洪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  
深官者首薦負琦為西帥吳珙為東帥又薦可將  
材者三人又薦其次者五人又進退偏裨二百余  
人大將得人後進獲伸諸軍靡呼四蜀交賀於是  
開公正絕請謁繕營壘修器械明勸沮甄竄良拔  
智勇絀姦貪最哀克禁子本杜役訓技擊汰老癯  
刑歛籍核贖名一日罷浮食者一万有七千余人  
乃闢蒐庭乃試射侯今之挽弓一石有五者昔之  
弩五石有五者昔之三石者也至是軍政修矣請  
擇使者厚賈胡簡權奇却罷駕設監牧廣騾牝至

是馬政修矣又請捐公錢一百万緡代民補輸自  
是一歲軍湏減錢穀九百万有奇四路郡縣除逋  
負緡錢三百四十三万有奇又禁兩稅之豫索者  
又禁饒酒之豫輸者又減常賦之厘額者適邛蜀  
等十四郡告饑則發帑廩除年租活流民數十万  
口至是民力裕矣法行之初謗譏盈路或謂召變  
公不為動既而下無異論蜀民頓蕪軍政一新實  
自公始公引疾旬祠一再愈力上優詔召公降詔  
者一錫宸翰者二遣中使迎勞趣行者五公固辭  
者八特命北門草麻除樞密使未幾有右輔辦章

兼官樞廷國用之命時乾道五年八月戊子也右相陳公俊卿薦龔茂良宣在本朝有詔補外陳公見上上愠見上震怒陳公退勾罷政

上不留行恩禮頌襄公泣入見上為陳公推謝

且言願全所以進退大臣之禮上怒未怠公百

拜于前始授陳公觀文殿學士知福州汪應辰曰

虞公所謂范堯夫佛地位中人也聞者一辭

上自即位再郊見上帝皆以雨望祀于齋居之宮

六年卜郊及期又兩公憂形于色是夕公兩立露

衣熯薌籲天引咎責己丙辰開霽上登壇成禮公

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日宰相無職事愛

招俊又列于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策自曰材

館錄聞人一善必書一再諭蜀首薦汪應辰趙雄

黃鈞梁介范仲芑章森前後居中及為相首用胡

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鄭聞周執羔王希呂韓

元吉林光朝拊丘密晁公武呂祖謙張玠楊甲王

質辛棄疾湯拜彥王之奇尤袤王佐王公衮又用

呂原明司馬康故事薦張抃入經筵又薦布衣李

焜制科一時得人之盛廩廩有慶曆元祐之風先

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



殺之公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其利甚厚而為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絹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九州之民呼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會慶聖節燕群臣及虜使酒半上起更衣使者密誚儂曰侍坐孰為虞丞相覘者以聞上命儂與之見公于幕次歎曰真漢相也上大喜召公見曰卿能重中國如此七年春建儲公言於上曰皇太子宜曰聞正言日見正行以養成其德必與正人處乃薦

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劉焯李彥穎為侍講侍讀會慶節虜使烏林答天錫來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遺上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公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問門官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儂者猥祈詰朝朝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飯果獲罪上遣使使虜請陵寢地虜不可而荆襄羽書報云虜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以來中外恟恟於是荆襄大將韓彥直帥臣張棟請發兵禦寇公

料虜決不敢動戒邊臣勿妄動已而寂然中外大服其後書贊稱公鎮物如嵩岱決事如著龜者以此一日有報國門外海舶數百艘將及岸者中外恍駭上召問公公對當是外夷賈舟風飄至此果高廉賈胡也上志克復嘗手筆付公曰朕必欲用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公執奏不可上勉從之未幾復用張說為簽書樞密院廷臣極諫上怒甚公力挾解皆授以郡上蒐講官制欲正左右丞相之名於是左丞相之命八年公引疾求去不許御史蕭之敏彈公移

帝城騎兵一軍於建康非是上曰丞相有大功勿移彈文之副公伸前請祈致其仕三請不許強起視事之敏外補公上疏留之不報朝論敏重尋力祈解政納祿其詞危苦上察公意不可奪於是少保節度使宣撫四川之命錫宴禁中上賦詩餞行有云敏來尚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又詔奉常賜公家廟五室祭器其後大臣不復此矣公開幕府於漢中建請蜀軍曰衆者微增其廩於是諸軍大悅又請闕外四州之民凡養馬者復其賦役於是馬數歲滋又大將秦琪以邊頭

六軍兵將散漫地勢回遠公請隨地易置左右前後中軍之部分以便緩急於是軍勢首尾相應商虜之間有寇鄰者擁衆數方嘗輸款於我公不輕納虜中捕之或請增兵公不為增虜卒自退契丹之使曰六虜者潛請合力於我俟命於西和州上久不遣會其屬疾公請遣還無致後悔青羗犯邊制司請發兵公止調餘州兵三百留屯成都聲言擊羗而實不進羗自散 上銳意大舉密詔趣迫公不奉詔復於 上曰機不可為但令機至勿失耳植根本國富強待時而動可也安敢趣師期為

亂階乎公注意將才偏裨行伍寸長必錄延見慰薦人人得其驩心幕府再招人士如韓曉王元李昌圖韓炳陳季習陳損之李舜臣後朝廷皆賴其用云公念屬任至重益務修軍政裕民力備財用戴星乘馬冰滿鬢髯人不堪其勞公不顧也竟以此得疾而薨實淳熙元年二月癸酉也享年六十有五是月大風揚沙前兩夕大星實于軍前太史奏將星墜云訃聞上大慟輟視朝於是贈少師太傅之命公娶王氏成都甲族累封蜀國夫人三子公亮奉議郎直秘閣前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公

著朝散郎知開州旂孫奉議郎余杭縣丞女樞娘  
適從事郎黎州軍事推官張熠孫八人易簡承議  
郎前棗陽軍使剛簡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方  
簡宣教郎知瀘州江安縣焯宣教郎知眉州青神  
縣夷簡宣教郎知成都府郫縣丞普承奉郎曾恭  
未奏公事秦公秦國大夫至孝宅夫人憂哀毀柴  
立既葬伏哭墓前僵仆不能起阡中有枯棗是夕  
兩烏巢焉里人賦詩頌其孝感秦公嘗疾篤公驚  
懼書章默禱於天云願移父之疾加臣之身減臣  
之年為父之壽秦公即瘞後一星終乃薨公在紹

興隆興間以忠孝文武勲名德望與魏國張公浚  
相頡頏 孝宗嘗稱公曰今閩外能類魏公者獨  
有卿耳然二公以身徇國皆不免於說口賴

上聖明其言不行魏公嘗遺公書曰自昔任事於  
外鮮獲安全優游不為率有後福公嘗以間且言  
於 上曰一天下興圖易一朝廷議論難然公天  
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馮方公所  
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報政彈公及  
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  
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一子服久遠竄請貼職

授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  
不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乎有以明哲保身規公  
者公曰仲山甫之明哲不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乎公之經學絕人如此公性廉介雖君賜亦固辭  
初除簽書樞密賜白金及縑疋兩各一千力辭得  
請乃已最後諭蜀辭行賜錢一萬緡至蜀以市國  
馬大將有獻附子發之金也有獻家釀珠也公笑  
曰是直一劬劬之近名卻之而已公傾而長山立  
玉色望之如神仙中人其音如鍾傑魁俊偉慷慨  
磊落內無城府外無邊幅好士如好色視軍士如

視其子待內外族親如待其家人家居雍容無疾  
言厲色不訾飲食不嘗臧獲謁鄉郡太守出入不  
由戟門自秉政至諭蜀退食必觀書為文立成不  
不瑀而工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奏議若干卷  
諸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所後二十八年不遠  
八千里遣一个行李來廬陵請銘万里嘗待罪太  
史於職宜書銘曰

維古南國以江為壁維 宋中興以人為城孰為  
其人虞姓雍公王立長身岩岩岱嵩諒我  
高宗殄彼羯戎匪公則賢 高宗叡聰握而將之

萬美之中紹興辛巳彼羯暴至其來衝風其速山  
鬼我師既潰彼鋒益銳公奮孤忠轉敗為功羯酋  
射天岱嵩歷之羯馭飲江岱嵩踏之踏之則斃歷  
之則殪赫吾天聲濯吾王靈風鶴弗鳴彼自震驚  
草木弗兵彼自割烹在昔典午有導有安曷嘗帥  
師與敵周旋武哉雍公儒衣撻鞍矢石紛前對之  
夷然弗聲弗麾弗檀笑談之間一清腥羶乾坤再  
安神人重雕赤子晏眠今四十年公事

高宗盡節盡瘁萬事不理維理一事公相

孝宗端委廟堂旁招俊又真彼周行維 宋中興

兩社稷臣前張後虞皆蜀之人相望有偉與

宋靡已作頌以紀太史万里

宋故少師大觀文左丞相魯國王公神道  
碑

孝宗皇帝齊聖天授勇智天挺皇乎有闔門宇宙  
旋乾轉坤之姿蓋 藝祖之神武 仁宗之仁儉  
神宗之英明 高宗之武文集 四聖之大成金  
聲而玉振之者也而稽古舍已比崇華勛聞善從  
諫兼微湯禹聖而不居能而不矜漢五鳳唐正觀  
風斯在下矣故其圖任相臣在初元時則有若魏

國張公浚在中年時則有若雍國虞公允文皆駁  
發揚厲誓清中原人咸謂君臣投分一何契也至  
其季年則不然乃選於衆而舉魯國王公公之為  
人貌不禿其剛動不顯其方咽咽恂恂言徐色夷  
以春遲冬濕之氣而當風行雷厲之威人又謂君  
臣異趨又何睽也然公自疑丞以宅該輔十有四  
年視前數公獨久厥職筆效考成濟登隆平日不  
足而歲有餘朝廷清明綱紀爰整衆正列布百度  
咸熙民物樂康邇甲嘉靖淳熙之治視慶曆元祐  
無所與遜者主之聖亦臣之賢又何偉也嗚呼

孝宗之遠猷深肯是可得而天窺海測也耶公諱  
淮字季海其先太原人五季避地至婺八世業儒  
曾祖本祖登策進士第終官承議郎知湘潭縣父  
師德宣義郎皆贈太師曾魏楚國公母時氏封魏  
國太夫人公自幼警敏寡笑與言表和衷正力學  
工文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時年二十為台州臨海  
尉太守蕭振一見許以公輔器振師蜀辟公入幕  
府造朝改左宣教郎累遷校書郎高宗皇帝命  
御史中丞朱倬舉可御史者以公應書除監察御  
史迂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

智以引去為高願 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以正萬民時宰相湯思退無物望公條  
其罪數十於是毋免公論黜之至於宰士方師尹  
之狡險大將劉寶之格克吉州守臣魏安行盧增  
鬻公田之估皆奏免所居官陳黷王傳之才皆薦  
為郡如兩淮之互市如七閩之鬻鹽如諸道之預  
買折帛如淮漕之奪民推酷皆言其敝多所施行  
丁楚公憂既葬奉卹廬墓哀動行路免喪除直敷  
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時 孝宗隆興二年也旧制  
鬻鹽官自為場其後戶計人筭強而售之清以泥

涉損其銖兩公復其旧小民大悅未幾召敏言於  
上曰堯以知人安民為難舜以明目達聰為急願  
陛下以堯舜自期群臣以堯舜其君自任又云自  
治之策治內有三曰正心術曰寶慈儉曰去壅蔽  
治外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儲材  
用 上曰卿曩居言責議論確除秘書少監時

光宗為恭王 上妙簡師友首命公兼王府直講  
國史院編修官執政錢端禮私謁於公正色拒之  
會王府生 皇孫公請正其典禮端禮因是說公  
上知公不相安命知江州改建寧府仍直敷文閣



至郡老幼逆于境曰吾一佛後來矣公儉以裕財  
用寬以撫軍民民有骨肉之訟者曉以恩義有泣  
而去者獄無頌繫里無歎聲就迂副漕未幾得召  
御史李處全沮之詔仍故官建之北溪湍悍方舟  
以濟每歲挑華水生隨綴隨裂民病涉焉公伐石  
為梁官費而民不與梁成而民不知民堂其南涯  
肖公像而祠之改浙西提點刑獄見

上陳閩中利病四事天語褒嘉且令一至東宮皇  
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既至宮下精意謙平究  
者輳集有數十年不決之訟皆與直之於是司

不敢怠事獄吏不敢舞文囹圄婁空民知遠罪諸  
邑有前期借民租調者公下令必罰民用昭蘓治  
最上聞以太常少卿召近習曾覲一再來見公竟  
不見聞者欽歎兼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太子左庶  
子未幾西掖為直兼直學士院侍講太子詹事會  
郊祀恩應任子公舍其子任其弟時閤門官陳覺  
民起轉遙郡防禦使近習龍大淵贈太師仍昇開  
府儀同三司恩數參知政事姚憲罷政除資政殿  
學士戚里張說為樞密罷政除太尉在京宮觀公  
皆封還詔書公自掌帝制訓詞深厚有西漢風如

蘇公軾贈太師詞尤為海內傳誦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知貢舉 上嘗與公論及朋黨至是發策問士以崇名節惡朋黨士風丕變得士最盛

上問公以文行之士公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後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言於 上曰曩者大臣知以和為和而不知以和為戰於是一新經武大整師律請令蜀中軍帥補置偏裨者必詣密院以審其才諸將勿私置親軍以消其黨廬州勿撤戎兵以嚴其備中外諸軍勿互招亡卒致紀律之不嚴荆襄士夫勿私役民

兵致忠勇之不振薦蜀帥兵拱才可登用郭田張宣才堪為帥辛棄疾平江西茶寇上功太濫公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玠秦犀彥威失利之罪靖州夷人擾邊楊俊奏田琪失利之罪公謂二將戰沒若反罪之何以勸士三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靖州蠻既平率逢原殺及老幼文州羗既定李昌祖誘殺降者公皆請懲其罪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先是參預龔茂良之政大臣慕魏相庶位承風多過於苛龔既去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彥穎同秉大政贊 上以治尚忠厚

諸路奏讞多所平反政刑中和一時氣象譎如也  
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蜀帥胡元質奏黎州青  
羗寇降公請詔守臣不得邀功吳挺奏草姜寇亦  
降公請詔撫之以勸來者先是蜀帥范成大言興  
元軍帥郭鈞御衆無術至是折知常乃言鈞治衆  
以整成大言吳挺頗失士心至是胡元質乃言挺  
治軍有紀 上問鈞挺一人而毀譽二三公曰挺  
固未可遽罷鈞亦未宜遽用此抑揚之理也五年  
十一月除樞密使詔班綴恩禮並視宰臣  
上從容言武臣嶽祠之負宜頁公曰有戰功者世

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宰臣趙雄言北人皈附者  
畀以負外置之職宜令詣吏部 上曰姑仍舊公  
贊曰 聖意即天意也雄又言宗室岳祠八百負  
宜罷公曰堯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疏骨肉之  
恩可乎擲寇陳峒頗張帥臣王佐請節制諸軍公  
言莫若使各展其效寇平公言佐之功卓然賞不  
可薄 上即除佐次對又言佐用流人馮湛有功  
請先釋其累囚趣上其功又言軍志曰賞不踰時  
請趣佐上諸軍功狀殿岩步軍帥岳建壽初元職  
即鞭其偏裨十人有死者士有怨言公言恩未加

而威先之請密賜訓教薦陳濬伉健無華王世雄  
奇庵有謀 上皆將之楚州守臣翟畋專殺八盜  
池州守臣趙粹中專殺一驛騎皆罪非殊死公言  
其寃而正二人之罪廣西帥劉焯平妖賊李接  
上問焯功孰與辛棄疾王佐公曰弗如也乃畀焯  
集英殿修撰七年詔王某起居不名黎州寇平  
上曰皆卿恟贊之力江湖廣寇卿力尤多至於行  
賞惟允遂為後法昔陳康伯雖有人望至於處事  
皆不及卿蜀帥言昨平蕃寇將臣成光延高冕失  
律公請奪爵或流竄 上曰不已輕乎蓋從軍

制公曰故事平內寇之功其賞半於平北虜之功  
罰亦宜然 上欣然曰朕因卿言釋然有悟乃命  
減死公執政七載多在樞廷凡選授中外將臣及  
遍方守臣各稱其職有泛求恩倖從中出者皆執  
不行四方所陳軍務雖數千里外應之皆切中事  
機上眷益隆而公益夙夜兢兢朝野賢之望其為  
相八年八月癸丑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福國公  
先是自箕不兩至秋是月甘雨如注朝士相賀曰  
此傳霖也時戶部言諸郡旱者口筭絹錢其緡八  
十餘万 上喜命相而雨盡除一年於是公請發

廩以振兩淮之飢擇官以檢民田之損糶官粟以平畿甸之穀價於是富民無蘊年貧者無道殍民皆欣然若更生焉先是丞相趙公雄蜀人也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趙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公謂一宰臣去所用者皆去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於是求去者留久次者迂蜀士乃安朝論以為盛德事有王叔簡者蜀類試第一人也趙公薦之得召既至而趙去公力薦其文行用為博士近習王抃為樞密都承旨怙寵為姦中外莫敢言者公極陳其罪語甚切謂自

古人主受謗鮮不由此 上即拜之公薦名儒蕭燧代之小人屏跡言者論冗官之敝請損任子公請自大臣始人服其公及郊祀任子減前郊之半上甚喜時有謂公省事多積除吏多滯者語聞上問久不除郡守何也公翼日啓擬三人上問孰可帥蜀公以留正對命下諫大夫黃洽賀上曰蜀帥得人矣 上喜以其語告公於是薦劉國瑞可風憲李昌圖可版曹趙汝愚可閩帥張杓可畿漕 上曰卿通月選用得人決事惟允公曰臣薦一士則說興決一事則毀至非

聖主責臣以久不除吏臣何敢哉先是故相梁公克家久外公嘗從容為上誦言其賢九年九月己巳已拜公左丞相克家右丞相二公對持國秉同心輔政 上慮已信任士夫翕然服重天下顯然望治公首以進賢報上為已任謂李椿之成朱熹之練達可以寄民命 上使椿帥長沙熹為浙東常平使者謂鄭丙之剛正芮輝之文學可以侍經幄 上使輝為侍講丙為天官謂余端禮之精密曾逮之風力可使為民曹謂葛邲之行誼熊克之文詞可使登法從又請補館職之闕負以備人材

選治郡之高第以為郎官 上嘗訪公以當世人物公言儒學政事之臣如京鏜謝深甫鄭僑何澹表說友呂祖謙尤袤謝諤閻蒼舒羅點范仲藝洪邁沈揆陸游倪思莫叔光宇文介謝師稷王正己趙思趙汝誼何万鄧駟陸九淵劉穎趙鞏詹元宗吳燠陳仲諤詹駸周頡黃黼蔡戡林枏李璧鄭鏗趙彥中豐誼詹儀之方有開皆一時之選也

上皆用之薦李處全及錢端禮之孫象祖為郡守上曰王某長者一日 上謂公曰今中外得人前所未有復見古風矣故淳熙人物之盛至今以

為美談然公守法度愛名器重人命欽刑罰惜人材全始終恤民隱宣德意審幾事持遠謀夙夜切磋無微不至故鄭丙議戍期至而不之官者必嚴其禁令公請遵已行之法林宗臣議私請託以求薦舉者必白發其私書公謂長告許之風鄧棹初改丹書而宰掾謂其罪不可捨或欲屈法以從所祈公曰如是則有司可廢矣進士有求以免舉之恩為陞等之恩或謂求者止八人何必勒公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授之矣官官張去為請以已之官馳其子云公言其子已為遙郡法不應遷龔頤以

執政之客補官未請銓曹公言聖世無近比門不可啓公之守法度愛名器如此丹陽民有擅決湖水以溉田者張拘請重其罪公言民嘗請而官不執罪不在民又有飢而強借民穀者執政請痛懲之公言令甲飢民缺食罪不至死左帑胥史受賕抵罪者三十人公言刑者頗衆恐傷好生之德於是流一人耐三人夔帥林栗奏部民譁汝翼豪橫可殺公言夷人殺汝翼下人一百七十餘人汝翼止殺夷人十七人謂宜減死於是止從編置吳宗且劉國瑞請為盜者必殺公言若爾則盜必曰殺

人者死不殺人者亦死等死耳何憚而不殺人乎  
公之重人命欽刑罰如此故相陳公俊卿請老公  
言其材可惜未宜遽從趙公雄請祠公言人才實  
難亦未宜聽右相梁公克家告病求去公言時方  
盛寒請留之以經筵在京祠官之職俟春暄而後  
行部使者曾逢請祠以養親公言逢之孝養宜加  
以貼職美名之寵示砥礪於風俗周極有才而人  
多議其輕公言跖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  
上遂用為郡守辛棄疾有功而人多言其難駕御  
公言此等緩急有用 上即畀祠官公之惜人才

全始終如此厥曹王佐言諸路旱熯除租至五十  
四万石 上疑其過於多公言其非過趙子濛言  
抹荒多濫公言百姓其謂朝廷輕失人命而重發  
倉廩雖知其濫可不從厚沉宗禹請行推排貧富  
升降之法公言開民更相糾舉其害甚大退謂同  
列曰吾輩見民疾苦當如疾病之在身王佐請諸  
郡上供一歲再校後期者罰公言頃歲嘗一校殿  
最州郡爭先鞭笞苛峻有至死者今若一歲至再  
其害不細謂宜止於每歲之抄擇一二逋負之尤  
者罰之庶幾吏不急征民苛政 上大喜曰甚善



公之恤民隱宣德意如此 上嘗論唐太宗之功業因歎大功之未就公以先德後功為規

上嘗遣湯邦彥使虜而虜酋不禮吾使因歎宿憤之未攄公以上策自治為獻虜使魏正吉朝賀不肅公責之以朝儀卒致其恭順而成禮

上欲廢樞密院之非古官公言軍務至重不宜弛備以示敵公之審幾事持遠謀如此公所建明

上皆施行此其尤著者十一年冬邊吏言虜主飯朔庭公言於 上曰虜之情偽未可知也或中原豪傑起而圖之為吾驅除亦未可知也所宜先者

擇將帥嚴守備明斥候峙糗糧耳邊吏又言虜境檄稱其主虜行故國南朝來歲賀正且生辰使暫輟一年 上曰彼止吾使若彼使至則如之何盍亦遣使郊勞乎公曰彼既止吾使亦必暫止彼使未幾邊吏再言虜境有檄果亦云然

上再三嘉公曰卿言於前乃驗於今真廟謨矣時高宗皇帝聖壽新歲八十公言禮之大者儀必極其崇慶之隆者澤必侈其溥 上命公繇最其典十三年正月朔 上躬帥百官朝德壽宮奉玉卮上鴻號禮成發德音行慶澤群公百執律增秩於

是恩達于薦紳矣太學弟子負徑請太常於是恩  
達于韋布矣虎賁材官飲賜餐錢於是恩達于尺  
籍伍符矣敬老尊賢薄刑已責於是恩達于幽人  
山農海隅蒼生矣公亦當進兩秩增封邑公狼狽  
焉退而喜曰吾來去八九矣而 上不聽今可以  
從此逝矣三月公初上丞相印綬畝田里章四  
上不許九月再請為祠官又不許進封魯國公來  
年六月又累章申前請又不許是秋

高宗升遐一時典禮皆公所定北虜遣使來賀生  
辰或謂上在哀疾既不受禮宜辭其來公獨言繼

好已久驟辭其使未可也謂宜除館延之徐議禮  
遣從之 上欲遂服令 皇太子參決機務廼於

祥曦殿西序設幄次命曰議事堂每有大政宰執  
請堂稟議翼日隨 皇太子請內殿進呈時公當  
軸寢久盡瘁夙夜重以魏國年高士思而國郵方  
殷欲去不可閔免躊躇非其志也來年春

高宗祔廟公乃上章旬祠見 上面控其辭危苦  
上惻然曰丞相無苦敬當勉從除觀文殿大學士  
仍前特進魯國公判衢州從公便鄉鄰侍板輿之  
志也 詔許辭行拊勞再三退辭東宮慰藉周悉

宰執百官設祖帳都門外觀者歎息侍親飯里穉  
老驪迎親故歆豔以為古人戲絲畫繡公獨兼之  
公即日上章力辭典州請為祠官 上恩閱勞改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 孝宗倦勤

光宗嗣位公以旧學首奉 明詔詢初政公答

詔言極切至大槩謂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之  
政罔不在初 上欲拜公使相而公宅魏國憂有  
詔服徐日降削公念母子相為命者六十四年至  
此痛極不如無生誓以素食終喪既卒哭得朋疾  
親旧勸公曰此素食所致也喪有疾御酒肉禮也

蓋強食從禮言未畢公一慟幾絕勸者乃止未幾  
小愈聞王人及門傳宣慰問且禔魏國以白金及  
帛疋兩各七百公起拜 命自草奏稱謝一日忽  
語家人子曰易卦六十有四吾年亦然即命子弟  
執筆自占表章祈致其仕翼日夜漏下十刻薨于  
正寢實淳熙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先是一月有大  
星實于里門遺表上聞 兩宮震悼輟朝二日  
贈少師禔以白金及帛疋兩各千令奏親屬一人  
添老本路幹官以治襄事官其子孫七人卹典從  
厚終始哀榮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婺之北郭外

隆壽之原公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紳  
之女累封冀國夫人子八人模通直郎監西京中  
岳廟樞朝散郎主管佑神觀機通直郎監西京中  
岳廟樸迪功郎棟奉議郎主管佑神觀機修職郎  
監西京中岳廟樸宣教郎監西京中岳廟樸寄理  
將仕郎模機樸皆先公卒一女適校書郎姚穎孫  
男女十四人公風骨清臞蕭然簡遠家人未嘗見  
其喜愠沖淡寡欲自奉甚薄食不重肉一衣十年  
每一飲食魏國未食不敢先嘗閨門肅然寂無歌  
舞在公退食端居齋房觀書或至夜分合族千指

與同飽溫訓迪子姪不異已子士夫客死必賜其  
飯好賢惜才人有片善終身不忘然不立黨與不  
市私恩每有薦進不告其人其不知者或以為怨  
終不自明公相 孝宗論事安舒不迫不激論  
人先純正論政本寬厚是時士大夫多言閩人不  
可用者公嘗薦一二士 上曰非閩人乎公曰立  
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也  
不有曾公亮蘓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也不  
有丁謂王欽若乎 上稱善自此閩士多收用  
云博士章穎論事狂直 上議絀之公曰

陛下樂聞直言故士夫以言相高耻不相若此風可賀也絀之乃成其名也絀之愈甚其名愈重名既歛於下謗必歛於上 上悅穎復留有司言天長縣水毀七十余家 上曰此常事何必以聞公曰昔人謂人生一日不可不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母矣 上敬納焉君子謂此三言者真古大臣之言也其開廣賢路長養諫者固結民心增益主德其功遠矣故 上每稱公曰不黨無私又曰剛直不欺夫外人見其粹溫而 上獨見其剛直揚已要

譽者能之手

隆興以來稱名相云有文集若干卷劄卓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既葬十四年扶走二千里以其兄樞之書來廬陵謁万里曰先生非先公故人乎墓隧之碑未立先生而不為尚以誰諉万里則按其諸子所作家傳及起居即熊公克所行狀披其繫天下國家之者書之銘曰

皇矣 孝宗聖與天通美武剛明而相魯公

孝宗赫然魯公凝然赫然如天凝然如淵規鑿矩柄落落弗契云胡相逢同底于治聞諸晏嬰有同有和同罔可否和罔唯阿未聞衢室以俞廢弗面

惟予從違弗汝弼維皇之剛用公濟而皇之美用  
公粹而皇武用公保大定功皇朋用公海函地容  
皇德增增皇功鎡鎡皇治其弘有巍其成昔周之  
宣艾夜勤止暨厥未造鶴誨駒刺唐之文皇唐之  
成康其漸二五曾謂無荒隆興之元闔開乾坤震  
是犹魂于強于安淳熙之季薄海丕入金既罔缺  
龜玉罔毀何施臻茲維皇不疑維公不欺維卒不  
敬謂公平平無勇功智名後有思者嘗不來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一

碑

宋故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在位二十有八載聖神文武文道盛德備  
奄有五三漢唐以還皆自郤而下然天下知其聖  
矣至其所以聖則蕩無能名若稽魯盛大之極其惟  
從諫之聖乎嗚呼足矣堯舜之聖蔑以加矣於是  
忠鯁雲集用即丕功時則有若諫臣張公者山之  
岱嵩星之五行歟公諱大經字彥文世家建昌之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南城曾祖諱新祖諱本父諱富俱隱德不仕父贈  
至光祿大夫母朱氏封太宜人贈宜春郡夫人皆  
以公也光祿倜儻尚義而深不願人知君子知其  
有後公自給角從師刻志勵行不妄交游隸業精  
勤休澣不輟人罕識其面年十九罹光祿憂執喪  
如禮敬奉慈母益力學問再舉禮部第紹興十五  
年進士公閣仕自尉南陵丞貴溪晉江宰吉之龍  
泉策書定江軍判官事守真州提舉湖南常平提  
點湖北江東刑獄入為監察御史大理少卿殿中  
侍御史侍御史右諫議大夫侍講禮部尚書侍讀

出守建寧提舉玉隆宮鴻慶宮太平興國宮積宮  
至正議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爵清河郡侯食邑一  
千九百戶享年八十有五公在江東半歲召入覲  
公見 上歷陳民瘼時務氣和詞直朔日除監察  
御史先是 上欲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  
人御筆獨可公姓名召見 上曰朕於十中得卿  
一人以卿風力峻整命下中外聳歎公自惟暮齒  
擢自遠外益思補報首論士風四弊曰培克媮惰  
誕謾浮虛時初秋閔雨詔兩浙江東慮囚言諸路  
獄多淹滯有未決者一百有六十欲令刑部書之



于籍嚴立其期趣令具獄庶囹圄一空感召和氣  
以消旱暵一再言之 上嘉其言增秋二等大理  
正丞比年居外公以為言有肯作舍寺廷由是寺  
官無居外者朝列蕭然淳熙八年為殿試考官對  
策切直者置前列其在殿中首言今日之不治由  
大臣不任責又言勅局儲才之地宜選仕而已試  
者仍不除兼官又以治民之本在監司請令侍從  
給舍舉郡守之通敏可監司者一二人職事官補  
外亦必觀其才力勝任然後畀之諸路採荒監司  
守令之賞宜戒偽濫時二麥既登流徙稍復而飛

蝗頗多公言於 上曰願 陛下深思天人相與  
之理彌加警懼飭大臣講求人事之未至者更張  
而力舉之政刑之間益致其謹俾內而百官有司  
輸忠謹崇寬大各修其職以濟事功外而監司守  
臣察貪吏平冤獄去苛歛以寬民力而息愁歎公  
嘗因見 上談間奏云 陛下面命講讀官欲  
鑒德宗之失令各言缺失謙冲如此何憂不治  
上曰德宗不學不知道公奏云信如 聖訓德宗  
拒諫飾非奉天所聽陸贄之言皆出強勉  
陛下從諫如流實 宗社之福其在臺端首進正

人心之說以為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蘓和氣未應臣嘗求其故毋乃人心之未正乎昔

仁宗嘗患搢紳踈競文彥博以為恬退者擢則趨未者耻乃薦張環韓維輩 真宗嘗問治道何

先李沆對以不用浮薄此最為先因言梅詢曾致堯等不可用今能如此則浮薄之風何患不革陳絳賊敗 仁宗諭輔臣以訓飾親民之官轉運張士遜辭王且且以權利為戒今能如此則貪刻之風何患不革臣願 陛下用人之際益思所以察邪正崇忠厚表廉白明義利彰示好惡俾中外知

趨附浮薄者之必抑貪汙培克者之必去則莫不洒濯其心靡然一皈於正 上再三稱善至言朝士謁告以免朝參浙西收租而加公量諸軍市為諸郡過糴奉使不可以不素擇監司不可以限資格事皆施行而監司一說 上尤注意妙邊寺丞四人同時臨遣中外咸以為榮其在諫省首以警懼為戒謂人主之患莫大乎安於小成足於近效而無始終不息之志故愛君憂國之臣每以遠大之效古人之事業勉其君以必為魏證願為良臣蓋以卑變自任而致太宗於堯舜也

陛下宵旰圖治二十二年于茲而其效猶未能遠  
過於太宗比年以來旱蝗繼作星緯失常雖宸心  
焦勞聖德感召而獲一稔之應退舍之祥然天人  
相與之際蓋有甚可畏者欲望陛下謹終如始  
天心既格而警懼之誠益專沴氣雖銷而修省之  
意愈篤不為近功毋急小利必欲措世泰和而後  
已 上深嘉納官官陳源以姦敗公言欲革此習  
當裁之於未然公見民力愈困請通漕臣之計以  
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備又  
請嚴贓罪改正之法以懲貪黷之吏收外路辟闕

版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公嘗從容奉燕聞

上曰比來中外亦無事公退而上疏曰臣聞治不  
忘亂此人主之遠圖也漢文帝時可謂安矣而賈  
誼以為方今之勢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 本朝 仁宗時可謂治矣而蘓洵以為天下  
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蓋二臣  
之心愛治世而危明主不得不然也今者法度修  
明紀綱振肅上下和輯邊陲晏清謂非治安可乎  
然邊境雖安而輿圖未復災修雖消而豐歲未可  
必至如寬賦裕民選將練兵急人才厚風俗未能

副 聖意之所欲者尚多也臣願 陛下愈加兢  
業日新又新毋以古人之治為難能而勉其所未  
至毋以今日之効為已足而堅其所欲為

上忻然開納秋旱下 詔未言公上疏陳四弊曰

臣聞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今者早暵之錄蓋人心不和有以  
致之民力困竭而愁嘆者多軍士貪乏而嗟怨者  
衆當今之弊無大於此二者夫民力之竭由於賦  
歛之無藝賦歛無藝本於財計之趣迫州縣之間  
繒帛不受其物而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而何

止倍輸峻權酷之禁苛關市之征至如預借田租  
誅責積負羅織以罪而罰入其財無名之需數外  
之歛有不可殫舉者督迫之勢自上而下民之愁  
嘆理所必然蘓民力而息愁嘆其必有版曹始版  
曹寬則州縣寬州縣寬則民力蘓矣 國家竭天  
下之財以養兵而軍伍乃有貪乏之嘆何哉蓋生  
齒滋衆而廩給不贍故負薪帶屨亦皆為之為主  
帥者又多務剝下以濟其私臣聞之道路皆謂中  
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主之者唯譽其美特之者  
略無所憚平時賂遺之費非天兩鬼輸軍士安得

不貧怨讟安得不作初傳 陛下欲親大閱士卒  
忻然俄而報罷殿帥閻習勞賚薄少遂有太半不  
聲喏者試藝滅裂軍容不整至有失馬踐死者紀  
律隳壞一至於此蓋由主帥營利自豐素召衆怨  
是以一旦臨事遂見乖謬池州統帥虐用衆力不  
勝其苦燕饋綏領費用不貲軍情搖動怨語流播  
而黜罰皆未加焉臣願 陛下精擇將帥使之愛  
養士卒窒其倖進之路察其僭譽之私赫然如齊  
威王烹阿之舉則軍情悅而緩急可用矣然今日  
之弊復有大者臣聞漢王吉曰朝廷不備何以言

治左右不正何以化遠徃者一二近習固嘗招權  
納賂以致人言 陛下特發英斷斥而去之雖衆  
之去四凶不是過也今道塗之人猶竊有議但見  
于進者或得其所欲由徑者或遂其所未而竊意  
其有為之地者皆謂此輩在 陛下之前未必敢  
直指某人之賢與否也明言某人之求與此除也  
意者浸潤之言或得以乘其隙彌縫之譽或得以  
逞其私不然此輩居第名園越法踰制外莊列肆  
在在有之非賂遺之廣何以濟其欲耶臣願  
陛下疎斥姦回快腐之人更選老成醇重之旧以

不貧怨讟安得不作初傳 陛下欲親大閱士卒  
忻然俄而報罷殿帥閻習勞賚薄少遂有太半不  
聲喏者試藝滅裂軍容不整至有失馬踐死者紀  
律隳壞一至於此蓋由主帥營利自豐素召衆怨  
是以一旦臨事遂見乖謬池州統帥唐用衆力不  
勝其苦燕饋綸領費用不貲軍情搖動怨語流播  
而黜罰皆未加焉臣願 陛下精擇將帥使之愛  
養士卒望其倖進之路察其借譽之私赫然如齊  
威王烹阿之舉則軍情悅而緩急可用矣然今日  
之弊復有大者臣聞漢王吉曰朝廷不備何以言

備給使痛懲僭侈抑絕倖門毋俾妄議上累

聖德然今日之弊又有大者臣聞韓愈嘗因旱抗論曰君陽也臣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聖明在上而群臣不能盡心於國有君無臣是以久旱觀愈此言其肯深矣今  陛下屬精於上而大臣不任責於下今日進呈明目取  旨殆不過常程免除瑣瑣細故而已欲革一弊先恐召怨欲立一事惟恐累身事有可行而不行曰此  上意也人有當用而不用曰此  上所不樂也委其責於人而掠其功於己每事依違無所可否如此而望其

燮調陰陽感召和氣難矣臣願

陛下深鑒韓愈

之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之事必有能辦之者而  陛下又何勞焉閏旬日公見  上而言曰  陛下近以閏兩引咎責躬求言補闕願擇衆言有可行者行之  上曰已令大臣錄其可行者亦指南庫錢與戶部池州郝政與降充統制官殿帥尋亦補外蓋用公言也其在春官雖無言責而論思猷納尤多如開數路而未賢以補卽曹教兩淮之民兵以備緩急監司毋多騁從以費州郡諸路時行推排以惠貧民減宗子取

應舉數以廣睦族之恩增四川銓試律義以嚴門  
子之選求人才者大臣之職舉將才者二府之責  
馭軍宜嚴侈俗宜禁劇郡擇守以備監司之選治  
行列薦必惟實迹之求中武舉者勿換文資宰岩  
邑者必由薦舉每進見縷縷為上陳之其在講  
筵因講易之家人損二卦深陳正家之道損上益  
下之義嘗侍燕間賜座從容上問日飲幾何  
所餌何藥宦遊所歷何地嘗當春時  
上問玉堂花木云卿於此亦可少進杯杓及飯院  
即宣賜流香果實恩意周洽如此公屢祈退願為

祠官 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養小民乃以微  
猷閣學士知建寧公自除大宗伯至是衣帶鞍馬  
再膺蕃錫都門祖餞從臣分韻賦詩朝士以詩贈  
行觀者歎息如二疏焉其在建寧未幾移鎮紹興  
公力祈免不拜 新命章數上乃被提舉玉隆宮  
之除以飯公還家省松楸會親友獎後進藏書萬  
卷周覽無倦鄉閭有枉抑不伸孤弱無告或貧不  
能舉婚喪或不能請吏部試禮部者公皆全而濟  
之至親近族或月有所給焉繼領南京鴻慶宮十  
六年 太上登位以覃霈轉通議大夫人特頒



詔獎進龍圖閣學士下 詔求言公乃上疏言先  
正司馬光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致治之道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又曰當法  
壽皇之孝與勤儉遵行

壽皇之畏天愛民任人納諫又言母恃和好之安  
而忘備禦之謀紹熙改元領太平興國宮告老以  
通奉大夫致其仕公壽登八十闔室騶躍於立春  
講慶命章綵服重行拜舞捧觴稱壽鼓吹並作內  
外姻旧載酒設禮撰為詩歌以贊美之尋開賓筵  
踰月乃罷閭里歆艷以為盛事五年八月

皇上受禪覃霈於是正議之命閏十月降詔撫  
問賜銀匱藥茗玉人踵門恩光赫奕前此未覩也  
公姿稟特異年寢高体氣益彊一月疾作頓甚粥  
食為廢湯劑靡効乃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  
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家事薨于正寢  
實慶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訃聞

天子憫之於是銀青之贈公娶同郡蔡氏累封  
至淑人兩遇 慶壽恩以子加封咸寧蘄春郡夫  
人夫人與公同生於甲午先公八年葬子六人元  
謙早世元晉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元益從政

即監潭州南岳廟元豫儒林郎監潭州南岳廟元  
渙承事郎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元復國子監發解  
元豫元復皆先卒女二人長已笄而亡次適承節  
郎趙師復孫十二人國器承事郎知吉州太和縣  
丞國華修職郎新興國軍司戶參軍國均承務郎  
新監紹興府文鹽倉國成承奉郎新監温州文鹽  
倉國光國棟國樞國祥國著國基國俊國紀孫女  
六人長適從政郎南康縣丞呂伯固次適陳堯向  
大榮黃策皆舉進士餘未行曾孫男三人女四人  
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可封鄉梁家

湖之原從蘄春夫人之兆也公忠孝天得方重質  
實自奉清儉待人謙和言不忘發守量恢莫測其  
際而關心見誠學問醇正識趣超詣處事精審慮  
患深長每先事而言或者以為過計已而信然宜  
春太夫人享年九十有八時公年亦六十象服委  
他金紫怡愉七迎板輿就養公館士大夫榮之元  
晋等承顏養志皆就祠祿元渙雖任筦擢間求檄  
畝侍及屬疾捐三子皆在左右云先事元晋以書  
赴告於予曰先公辱下執事與游久故甚厚非執  
事誰宜銘予不得辭公為守令有惠化為部使者

即監潭州南岳廟元豫儒林即監潭州南岳廟元  
渙承事即監筠州新昌縣酒稅元復國子監發解  
元豫元復皆先卒女二人長已笄而七次適承節  
即趙師復孫十二人國器承事即知吉州太和縣  
丞國華修職即新興國軍司戶參軍國均承務即  
新監紹興府文鹽倉國成承奉即新監温州文鹽  
倉國光國棟國樞國祥國著國基國俊國紀孫女  
六人長適從政即南康縣丞呂伯固次適陳堯向  
大榮黃策皆舉進士餘未行曾孫男三人女四人  
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可封鄉梁家

風稜待制劉公國瑞狀公行實備矣茲不重出獨表其在言路闕國之大事者著于篇銘曰

諫罔惟行后罔聖名諫罔惟拂臣罔直聲於穆孝宗惟天為崇從諫一者聖名獨隆温温張公不婢厥衷不媿厥躬惟樸故忠朝陽在東鳳鳴梧桐匪鳳則鳴惟天為聰文皇徵珪臣主惟一乘一變不在淳熙

故工部尚書煥章閣直學士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睿文自天典學日新尊道隆儒先路五

三於是儒學之士雲滄川匪人舒向家毛鄭也而其堯艾典刑之尤者在二測則雲川程公泰之在西蜀則眉山李公仲仁父在江西則清江謝公昌國也然程李二公或以經學鳴或以史學鳴或以文辭鳴曰經而經曰史而史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公諱諤昌國其字世家臨江之新喻其先叔方唐武德初都督洪州因家于高安至元和華徙居新塗十世而懋與弟歧子舉廉世充同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時稱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有藍溪集東坡蘇公與之論文有書尤稱其世上無真是

之詩蓋公四世伯祖也曾祖臻祖誠父革皆不仕  
父始徙居新喻自号清風老人累贈太中大夫母  
胡氏累贈淑人公幼敏而愿不妄語誦書日記千  
言既冠文名載振屢薦名最後首送紹興二十七  
年第進士授迪功郎峽州夷陵縣主簿未赴江西  
常平使者王傳檄公攝撫州樂安縣尉公條治盜  
方略上部使者其要在開其徒自告三十一年至  
夷陵適北陸有興羽檄旁午邑缺真令州請於使  
以公兼邑事軍無乏興民亦不擾循左修職即陞  
左從政郎授吉州錄事參軍瘦死者旧瘞以軀往

往暴骨公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氓有陳其  
姓者僮胠其篋以遁有隱盜者陳訢之官辭過其  
實反為隱盜者誣訢連帥龔公茂良怒欲没入陳  
之產公為書以白帥陳氏竟免而帥亦以是知公  
以薦者改左宣教郎知表州分宜縣表孝悌崇學  
校政尚忠厚縣名難理積負於郡者數十萬一歲  
常賦之外又鑿空索緡錢二萬餘公歎曰柔洪羊  
僕生亦不能矣乃疏其弊於諸部使者力求蠲損  
得損亡幾以母憂去後令許公及之繼請于  
朝竟蠲積負十三萬緡至公居言路又以分宜及

秀之舉亭月椿同奏詔兩路漕臣躬至二邑廉問  
故表之四邑例蠲正額緡錢僅二万而舉亭又數  
倍焉分宜之民始有生意服除請為祠官以便養  
親授主管台州崇道觀尋丁父憂服除授幹辦行  
在諸司糧料院除國子監主簿太學博士監察御  
史先是州縣役法久蠹公里居時嘗教其里之人  
自占戶之甲乙產之高下當役者自請承之編為  
一書命曰義役至是以聞於上下之諸路民多  
便之又論民之繇役有曰保長者有十二患又論  
湖州安吉箕租繭絲之征既輸細綾又輸細絹請

蠲其一從之除殿中侍御史論士大夫八習曰不  
恤曰徇私曰貪恣曰刻薄曰侈汰曰輕率曰詐偽  
曰隱蔽凡此八習為民八患宜法湯之官刑以儆  
之除侍御史首論已然之惡為易見未然之姦為  
難知謂之姦者冥於心晦於迹未易研究

上嘉納之淳熙十四年淮浙大旱七月詔求直言  
乃條缺政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推酤之羨  
如經綏月椿之羨緡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條  
振貸七策其要在勸分從之除右諫議大夫兼侍  
講講尚書因言於上曰先儒論學先致知經者

致知之源帝王之學先稽古書者治道之本故觀  
經者當以書為本觀書者當證以後世之得失  
上曰人君不知學則必至於自怠如唐太宗非無  
功也而不知學卿謂讀書取證於後世者甚善  
上又言及學問公對曰天下之事立本救弊而已  
臣嘗聞 陛下論及允執厥中蓋中者本也中則  
不倚自然無敝 上曰聖人所以貴中者無過與  
不及也嘗夜召見論及南北事 上曰當乘機會  
公曰機會雖不可失而舉事亦不可輕  
上曰甚善公每逾宿必召見賜坐賜茶從容問曰

聞卿與郭雍從遊雍學問甚好公具陳本末  
上曰雍論性可取朕於性說獨取孔子性相近與  
上知下愚之說其言簡而易明自孟子而下論性  
者愈煩皆失性之本公對曰 陛下論性真得其  
要 上又問雍曾見伊川否公對曰程頤時雍尚  
幼雍父忠者得頤之傳 上問曰觀雍議論多出  
於易有易解否公對曰有其解明白雍初封冲晦  
處士加封頤正先生皆自公發之 太上登極公  
獻十銘其辭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  
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

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  
正治之所起豪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  
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將  
廉以激捷於号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月訪月問  
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歛其罪在  
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  
十全可以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又疏二事其  
一則謂治天下必有家法以為一定長久之道其  
二則謂舉人望之賢以聳動中外則巍巍之功易  
以有成時稱十銘如李衛公丹宸箴云因經筵勸

講又陳二節三近累百千言大槩謂所當節者二  
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三曰執政大臣曰旧學  
名儒曰經筵列職未幾補闕薛公叔似拾遺許公  
及之有 詔各與卿監以示褒擢公缺疏日以補  
遺迂卿監官固陞矣意則非也况此二職

壽皇復建之所以導諫用意至遠若驟廢之非新  
政所宜公嘗言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難受  
之尤難寓諫者言之易受之亦易嘗進講至書無  
逸嗣王其監于兹言於 上曰監之一字帝王  
治功之根本由三代而上以監戒之辭為常所以



治多而亂少堯舜之慈儉禹之菲飲食卑宮室湯  
之不通聲色不殖貨利皆周公所言四君無逸之  
類也太康敗於甘酒桀敗於酒池厲王敗於荒酒  
幽王敗於沉湎淫泆皆周公所言商受酒德之類  
也成王能用其言而躬無逸之行以致盛治誠可  
為万世法十六年四月除御史中丞尋權工部尚  
書六月上章請為祠官甚力除煥章閣直學士知  
泉州又辭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秩滿再請  
者再既奉祠來畝天下士君子高其風公始居縣  
之南郭名其燕坐曰艮齋天下稱艮齋先生後居

東郭茂林脩竹環列其居而桂尤盛遂以桂山名  
其堂又皆稱桂山先生云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  
以疾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階朝議大夫爵清  
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遺表聞特贈通議大夫  
娶胡氏封淑人柔恭勤敏梱內之事不以毫髮煩  
公二子峴宣教即新堯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峙先卒三女適進  
士丁南容胡定彭燭孫男四人淮渭皆登仕即漳  
豐皆蔭補未命女三人長適進士改陽珙餘幼公  
孝友溫恭出於天性清風老人喜詩公每征行有

賦詠必寄畝曰以此當絳衣之戲老人曰以是娛  
我足矣二親耄期而康寧朝夕侍養怡愉見者感  
化教育二弟皆得公學識有舉庠序詔中淳熙乙  
未科每謂二弟曰二親高年兄弟侍養之樂雖聖  
賢亦所難必公每云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豪  
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天地相似

孝宗嘗有怡靜正大之褒故烏臺諫省出入七年  
凡所糾正無異論無怨言公有文集一百卷經解  
四十三卷奏議十卷性學淵源五卷雜著二十卷  
孝史五十卷公之經學受易於郭雍以達于二程

謂良者聖人之止無妄者聖人之動其銘有曰仁  
義忠信蓋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於行又曰出門  
万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曰無妄學者宗焉公  
之文大氏祖歐陽公與曾南豐予嘗謂公曰近世  
古文絕弦矣昌國之文如送陳獨秀序甚似改而  
南華藏記甚似曾皆我所弗如也予在朝時嘗攜  
二文以示兵部侍郎蜀人黃鈞仲秉仲秉以古文  
自命未嘗推表一人至見此文讀之一過曰好再  
過曰極好三過曰此古人之文非今人之文也鈞  
也見文集不少矣而獨未見此文果何代何人作

也予笑曰此古人今在中都之逆旅將詣曹而覓  
官黃驚曰乃今人乎慶元元年十一月甲申其孤  
峴奉公之喪葬於袁州分宜縣神龍鄉鍾山里西  
峰安覺院之右近太中淑人之塋從公志也後六  
年峴以書及文林郎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  
辦公事改陽朴之散來曰先公葬六年而墓隧之  
碣未立非敢忘也念先交最故者加少而深知者  
又加少兼斯二者微先生碣之而誰也予因特書  
其大者其詳則有行狀與言行錄銘曰  
皇矣維宋奎宿芒動文儒以光漂漢滌唐洛中之

程洞聖之經南豐之曾司文之盟豐祐以降疇嗣  
其響 中興昌辰謝公其人攤易之緼  
孝宗下問優入程域澄源乎良以文而鳴古文勃  
興陟彼曾壇韶鈞其碑有一其得則百斯世云胡  
傷廉奄有其二公沒六年草鞠新阡碑于隊前列  
彼下泉

六一先生祠堂碑

嘉泰三年集四月上庠名儒武寧胡公元衡以廷  
尉正膺 帝懋簡作牧廬陵幕府初開延見士民  
顧而喟曰此邦六一先生之故里也太守今日之

政其將疇師近舍先生遠取遂霸是宅鄧林而度  
材於他山航滄海而採珠於支川於是每夜漏未  
盡十刻先雞以興盛服以出周諏民瘼允哲民情  
治賦以寬聽訟以詳敷政九思而後行錄囚百慮  
而後決至於精意霄縈休為之瘁禱雨兩集祝雪  
雪至既十告朔仁形於心化孚于民山農溪叟咸  
以手加額曰此古儒者之政也前日開府之言其  
有合哉是足以對越吾鄉先生文忠公矣公一日  
迨暇登方史君所作六一之堂則又仰而喟曰古  
者必祭有道德者為樂之祖此禮經明訓也今居

六一之故國撫喬木之蒼然誦秋聲鳴蟬之賦覽  
唐書五代史之藁莪如之冠粹如之容忽乎瞻之  
在前也伊欲折白鷺之芰荷酌青原之石泉社而  
稷之乃無一精舍以安屏攝以為邦人考德問業  
之地不曰室通而人遠乎面堂之南得一廛亭增  
築一室猶先生之像而祠焉明年四月將屬士民  
落之移書万里曰紀祠之碣招神之些不在子其  
將焉在乃為之作迎享送神之辭曰  
繫斯文之鼻祖兮肇集成乎素王二太極而三兩  
儀兮曾謂遠賢於虞唐一刪一定而一繫兮紉天

紀而綴人網騰看止於麟筆兮過万祀臣子以無  
將恫怵頽而設崇兮邪說熾烈而波狂蹇道統之  
三絕兮疇再延孔氏之光隄無君無父之方割兮  
舉一孟之為坊撲虛無齊戒鬱攸兮前一韓而後  
一改陽微一聖三賢之澤兮人倫何怙而不亡惟  
泰元尊之丕仁兮賚先生乎 仁皇上以宋夫法  
宮兮下以玉乎此邦羗此邦之子袞兮疇莫苞先  
生之芬香耿先生之精爽兮千秋萬歲此邦乎不  
忘矧崇永之馬鬣兮宿草風悲而雨荒庸展省之  
不懷兮獨久於頴乎相羊雲起青原之我兮月湧

白鷺之苙筍有正版之菹兮捐有羅浮之霜翹西  
江以為酒兮手北斗以為觴帥諸生北嚮以迎拜  
兮壽先生乎新堂乘回風而載雲旗兮忽焉來歟  
乎故鄉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止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二

墓表

右司王僑卿墓表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南粵負山控海毗獠相錯為一都會允奉詔條為  
部刺史匪得其人則帥守頡頑殆若羈縻自淳熙  
戊戌以迄辛丑凡四年間有以小司寇帥番禺者  
既悞且收礪齒思墜倚門人為諫大夫怙執旁行  
聲氣出部刺史上小迂厥指輒以飛語聞於是護  
漕布憲常平諸使者如葛世顯如黃溥如李綸如

趙公瀚咸被噴言繼繼坐黜齟舌而斃弗敢校也  
帥既連得意同時使者熱者靡傳者嗾獨括蒼王  
公司平準監祥刑領餽饟凡三易使者節弗詭弗  
茹屢嬰其銜俟收者怒欲為蠱尾未幾改鎮他郡  
以死而公故無恙嗟乎公仁人也而彼收方儼獨  
毅不折是不亦勇乎哉然居間有璞弗剏是不亦  
智乎是可書也公諱眩字廣元姓王氏初諱東里  
字僑卿少貧篤學為文有氣力登戊辰進士第歷  
汀州蓮城尉徽州休寧縣丞臨安府教授主管尚  
書禮兵部架閣文字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

郎知太平州改知道州尚書考功員外郎右司員  
外郎廣東提舉茶塩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官止朝奉大夫年止六十六公  
初在著作之廷嘗與同寮劉夙相率論龍大淵曾  
覲招權害政章未上而去人咸惜之其在廣東疾  
心黃海阜通商賈曾未滿歲得緡錢九十万有奇  
條上便宜請歲助廣西之費稍賒饒計之羨盡給  
牢盆之直又言二廣塩筴宜權贏縮彼此相補無  
分東西酌紹興之制通議增損凡鬻饒之數合兩  
路而均之東鬻其四西鬻其六然後官無抑配民

力自裕時 朝廷欲糶米斛五万漕中都公不奉  
詔事竟寢公又言石姓牟利秋時賤糶春時貴糶  
毗是用囊請令常平貴糶以救其賤賤糶以救其  
貴布憲之始擢寇陳峒李瓊繇春陵犯陽山雖王  
卒三捷而寇勢未衰公親帥師自韶至連擣其巢  
容寇李接繹騷西甲公又躬行壁壘邀其走集馳  
驅原隰擘擘期年三寇悉平居職三載循行所部  
凡為州十有四為縣三十有九采人黃茅無不至  
焉或有三四至者汀寇沈師獬于循梅潮惠之間  
兵車有興公發輶漕下揆策矢謨設事無曠丐敏

章七上不得請御史有以風聞言公者坐以祝釐  
之官罷敏至信得疾因家焉卒於癸卯四月庚申  
葬於是歲九月辛未曾祖慶遜祖汴皆不仕父緡  
贈朝請郎娶余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郊將仕郎刻  
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主簿女一人適從政郎  
新信州錄事參軍葉宗魯既嫁而李孫男二人措  
女三人俱幼公天性靜默似不能言外寬中嚴直  
諒自信其與人交淑慝險易無所置疑周急遠施  
有犯靡校其為使者或責公不按吏公曰薄其奉  
責其廉可乎然遇事直前無慕顧意嘗歎曰天下



事不患不能為患不肯為不肯為者用其肯為者  
於私用其不肯為者於公聞者題之公既沒薦紳  
先生以文來誅者或曰並受真偽兼容賢愚或曰  
周為顏氏漢則孺子其為一時推表如此予乘傳  
領表與公實為同寮又繼公提點刑獄情義甚密  
予喪母而敏公亦使事言還過予敝廬留一昔而  
別甲辰冬十二月予奉 詔為尚書郎寄徑上  
饒欲謁公而公死矣外其堂哭之哀見公二子二  
子拜且泣曰知先君之深愛先君之厚信先君之  
篤者宜莫如子蓋有以表諸幽予曰諾後三年八

月公之子判試吏部得官將敏來見予予有感焉  
乃彙公平生大概以授剡俾碣諸墓隧云淳熙十  
四年八月十八日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  
太子侍讀楊万里述并書

澹然居士趙公平仲墓表

魏悼王之六世有賢孫焉澹然居士趙平仲其人  
也何賢乎平仲也貴而賤富而貧才而愚德而塵  
也曷為貴而賤富而貧也問誰高曾則廣陵郡王  
與安化軍節度使也問誰祖父則金紫光祿公也  
重王累侯拖紫鳴玉而平仲生其家不曰富且貴

平仲不幸幼喪其所天又重不幸而火其廬  
而平仲短褐脫粟飲水捭茹以終其身不曰貴而  
賤富而貧乎然則平仲名在屬籍而不在官簿乎  
曰平仲承節節也然則曷為不仕無乃匱於所挾  
鈍於所售乎曰平仲仁孝正廉人也平仲年未冠  
父疾亟平仲夜犯濤江跣走數百里迎醫之良者  
而拜之如父兄及父喪上無諸父下無同產兄弟  
以隻影童子而壙大事母寡已孤母老已穉乃體  
已以飯母寒已以煖母劬已以安母母子同命者  
四十年如一月是時平仲未命也母沒乃得官則

泣曰君命其敢不拜無母有祿其忍獨食不曰孝  
乎嗜讀書喜賦詩而不肯一試於有司有官而終  
不就一列不曰廉乎外至黃老星家醫卜百工之  
技靡不解而不惑於巫史浮屠不曰正乎其居豫  
章之進賢急人之急憂藥人之疾或託之以死或  
寄之以孤者累累也不曰仁乎仁孝正廉是四者有  
一焉所挾既充矣而况四乎何匱之有然則曷為  
鈍無售也曰非鈍也匱也非無售也不求售也曰  
才而愚德而虛然則歷聘轍環非歟曰歷聘轍環  
何可當也聖事也平仲賢人也其鄭子真李仲元

之徒歟雖然子真仲元岩下之窶人也平仲貴介  
公子也其於貧賤孰習孰不習也然有不習焉而  
樂者有習焉而樂者二者孰難孰易也使三人者  
易地而處當有可小觀者平仲諱公衡澹然居士  
其自號也卒于慶元二年四月丁卯年五十有九  
夫人周氏處士丕遠之女李公擇之外孫也前卒  
年三十有九與平仲安貧正家有鴻妻侃母風四  
子產演從政郎常德府司法參軍彥璋文林郎福  
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彥法修職郎吉州司戶參  
軍同登淳熙丁未進士第彥汰業進士皆傳業有

聞而彥法與予遊最故予嘗舉其文行之美以自  
代云一女適傅傳孫男四人皆幼考諱緒之監潭  
州南岳廟母夫人張氏所生母金氏越三月諸孤  
葬平仲於縣南三牛鳴其日某甲子其鄉敏仁其  
原麻山迂周夫人祔焉其世次氏名職官之詳大  
丞相益國周公既銘之且亟稱其信厚溫恭如晉  
宋間人物廬陵楊万里僕表其墓曰

蔚麻原之松桂兮皆是翁之手植  
沔仁之泉流兮有是翁之釣石  
翁不見兮空山蒼而水碧孰知  
翁之不死兮山水長與之遨嬉  
朝隴霽夫霽暉兮

翁載之以為旂宵唳警夫素溥兮翁策之以為騑  
攀天闕以入月兮不騎箕尾而騎少微子孫來拜  
翁而安仰兮盍諏雲而咨鶴雲垂垂而鶴傲傲兮  
翁其來皈而小泊酌挂酒而薦蕙肴兮必見翁欣  
然一醉其如昨

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楊公墓表

宋受天命一四海聖聖相承澤深仁高一百六十  
餘年間重人累寧罔一玷缺自宰臣蔡京究姦極  
妖竊弄國秉遂成靖康之禍言之可為痛哭已方  
京盛時蔽虧天日闔開雷霆生殺寒炎在其爪掌

京久居抗有尼出其門倚其勢奪民地民訴之仁  
和縣縣宰廬陵楊公直之尼訴于京京諷守胡諭  
公以地界尼當讎以美官公執不可他日有從臣  
薦公京以前憾擯不用公自是留落老州縣君子  
是以為公惜也使是時公遇主得為諫官御史則  
斬安昌破銅山為國除此賊不難也君子是以為  
國惜也公諱存字正叟一字存之其先出晉武公  
子伯僑伯僑四世孫叔向族号羊舌氏食采於楊  
生食我以邑為氏其後居華陰在戰國者曰章章  
生款為秦卿後四世曰喜仕漢祖封赤泉侯十一

世曰震至唐曰縮曰嗣復曰汝士曰虞卿虞卿之  
孫承休天祐元年以刑部外郎使吳越揚行審亂  
不得畝遂家江南六世曰輅仕南唐徙家廬陵子  
鋌終海昏令公之六世祖也曾祖諱戩祖諱倫考  
諱郊皆潛德不仕考以公累贈太中大夫妣黃氏  
贈碩人太中公樂易有容里稱善人家貧擇師訓  
子篤意無倦公幼日誦數千言未十歲能屬文既  
冠第元豐八年進士授擢縣尉丁父憂服除授表  
州司理參軍又丁母憂服除授廣州南海縣尉改  
循州長樂縣令長樂二廣究處也士不知學公首

延士子脩學校興諸生行鄉飲酒禮民風一變聲  
最諸邑薦者交章改宣德即知河中府猗氏縣改  
杭州仁和縣錢塘吳越勝地公治整以暇與文士  
登臨賦詩為一時絕唱号詩將軍秩滿坐忤時宰  
意授知龔慶府奉符縣奉符岳祠廷在焉仕者  
相傳以為膏腴之邑今與祠官同掌其利故前令  
多墨公為置策書凡四方之民捐金錢以奉香火  
者皆書之屬之祠官隸之府廷已無與焉有戚里  
任氏子為祠官轉移祭器公白諸部刺史以聞有  
詔漕使韓公鞠之任置對究反誣公既具獄公無

秋毫而任抵罪韓歎曰公之清雖畏人知神知之矣通判建昌軍地與閩境盜所出入有惡少屬徒數百殺人火廬巡尉憚之公諭招不從設方略盡禽之既而戚曰愚民觸法情可矜白州戮渠魁貸其餘民感悔盜遂息在功令公當最公推之他吏通判洪州帥孫公誥素寬厚自公在建昌孫已知公既至府事一委之公公亦濟以明惠治而不擾公見時事日異有拂衣告老志靖康元年七月欽宗皇帝登極恩加朝議大夫八月竟上章致其仕飯于吉之吉水縣逆塘里之故居

高宗皇帝登極恩加中奉大夫賜金紫退居後口不道 朝廷事手不涖州縣牘友溪山藝松竹菴中藜杖寄傲其間軒日報春堂曰餘慶皆有詩以紀之丙午冬大雪木稼嬰疾踰年而終建炎戊申正月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葬以明年十一月壬申鄉曰中鵠原曰王阮娶黃氏曾氏劉氏皆累封贈令人五子王休博洽有辞藻兩預鄉賦修職郎撫州崇仁縣尉王庭迪功郎興國軍司法參軍王烈迪功郎全州錄事參軍兼司戶王猷迪功郎肇慶府司法參軍皆以公蔭補王訓不仕孫九人光

祖振祖茂祖煥承祖炳賡庶得清諸孫皆業進士  
而得清棄家為道士云曾孫十人扶譽清節撤清  
成清簡清德清臣掖清卿皆世其業公宇量恢疎  
名臣冲淡家素空乏不問生業事兄布如父祿賜  
必分訓其子如已子祀未冠策第公以詩賀其兄  
云月中丹桂輪先手鏡裡朱顏正後生至今詩家  
者流傳誦為佳句公之葬奉議郎知處州慶南縣  
劉師且銘之矣後七十有三年慶元庚申曾姪孫  
万里覽其銘慨公之忠悼公之誦復表其墓曰  
宣政之辰有尊其臣載弄之鈞士伏以垂于其顛

嘻于霄于泥毅毅揚公載凜其風載劇其鋒怒霆  
奮挺排山塞淵疇不慄旃予進可蹕予傳可磨其  
如予何

新喻知縣劉公墓表

紹興二十有九年冬十月十有九日万里迎侍老  
親來吏零陵過湘江遇公於野店驩甚而彼此骨  
肉已前行日荒荒欲落勢不容久相語某拜公上  
馬馳去公亦行一再回顧有惘惘之色公平生剛  
簡未嘗對某如此也私竊獨怪之未幾則聞公病  
遂不起前日之回顧殆永訣之意也歟嗚呼痛哉

蓋明年之八月一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公諱廷直  
劉氏字諤卿一字養浩世為吉州安福人曾祖諱  
璣祖諱知復考諱仕先皆不仕紹興初元復元祐  
詩賦科時士以王氏訓故熟爛口耳聖經賢史古  
今治亂正邪之大端漫不省為何物公與兄禹錫  
以文章煒然同外里選而公在第二州閣稱二劉  
焉已而禹錫登科公間罷又十一年禹錫死公以  
經賦兩科再詣太常登十五年進士第調鄂州戶  
掾鄂居上流留屯神衛兵以大万計一夕軍中積  
芻火大將田師中怒甚大搜後一夕得三偷兒有

火具械致之州太守張搏承意委公鞠之欲必得  
三人者火芻狀公精意問囚蓋其情將以竊藏於  
民家實未嘗至軍壘也即抱具獄白釋之三太守  
怒以語侵公公曰以火具而殺三人有以異於以  
釀具而抵酒禁者乎太守一笑破械遣囚遂與公  
為知己薦之朝廷左從政郎丞鼎州武陵縣數決  
疑訟歲旱州命公禱而雨甘露降于丞廳事之後  
圃桃者五李海棠者一邑民咨異部使者某公雅  
不屑其人某刻章薦公公以好言謝卻之就攝郡  
博士逾年用禮部侍郎辛公次膺及諸公薦改秩



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而疾作致仕得左奉  
議郎命下於身後云公初娶伍氏繼室向氏三子  
宏中處中得中二女始公未仕恤恤然有及物意  
安福西寅陂歲溉田萬三千畝擅於豪右貧民病  
之公為作均水約上之官事下至今利焉嗟乎士  
大夫儋爵賦祿任民之安危福禍而漠然塞耳關  
口視若風馬牛不相及甚者作僮屬民以為吾民  
數百年不可瘳之疽根以進其身無怍色而公未  
有職於民之時而拏民憂以自詭如此使得大其  
施所及豈少哉公即世之二年門下士揚萬里聞

其葬乃哭而表其墓曰

鄉里遺老為予言劉正臣極長者其陰德在人博  
矣其後增增未有已也今觀其二子相踵策第而  
亦相踵以死以不得遠其翔不及流其根則福善  
之報然不然未可知也然君子之望其子也無忝  
於其訓以無媿於其天而已負其先以充其天豈  
其志也哉是則報之大者是則二劉已矣

羅元亨墓表

元亨諱上行羅氏世為廬陵人年二十有八擢進  
士弟負其有慨然欲竭才力為國立功業卒至於

言苑集卷之三十二  
三  
億以病病以死死以不壽壽止於六十有一官止  
於左奉議郎知饒州安仁縣嗟乎若元亨之志元  
亨之才元亨之廉勤而止於斯天邪人乎天也亦  
人也始元亨丞武岡軍武岡縣時大寇揚公窟穴  
洞庭猥然有窺湖南意朝廷命大將岳飛討焉元  
亨以飛檄督饗於諸郡至全州通判范寅秩挾家  
關心輕士大夫元亨屢撼不動一日徃哀懇之范  
盛氣大罵曰公少年不曉事錢糧不可得也抗言  
責之曰寇在心腹王師遠來不宿飽公忍坐視邪  
臣子之義當如是耶范怒且愧其坐人即發怒責

以應然用是銜元亨元亨不顧也已而元亨宰靜  
江府荔浦及永州東安縣凡兩遇范為部中監司  
數窘元亨卒不得絲粟罪然元亨自是困躓晚乃  
教授德安府府學用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而元  
亨老矣至安仁數月境內大治部使者太守上其  
狀於朝丐頒其條教為州縣式廟堂欲用之而元  
亨病革死焉蓋紹興三十有一年九月某日也其  
在荔浦民世為昏於帥漕憲司怙其勢意氣橫出  
視令士如也令徃徃反折節隆禮以就焉介其譽  
於上官否則與為市以故多犯法不輸租令惕不

敢呵問稍忤焉則飛語釣謗遠者莫敢近者遂二十餘令矣元亨至則條其姓名與其所以然者白於三司請再犯者得逮治昏徒側目治甲廣右其在東安范運判修怨移以丞祁陽受牒鞠獄衡州先是衡有浮屠弱一孤兒而奪之田浮屠者徑山宗杲之徒也宗杲以才弁得幸於公卿要人孤兒每訟田於有司有司皆觀望宗杲之勢撓法以田畀浮屠屢矣元亨未至衡州十里所宗杲遺書於元亨啖以惟所欲或當塗薦章或金帛皆立致必以田畀其徒元亨謝曰諾入城則發其奸其訟一

問而決舉田以皈孤兒諸公大驚及秩滿皈家万里私怪其蕉萃以問其子全略全略感然曰吾翁平生之心力盡於為邑矣竟日坐聽民政飢甚則入屏風後率率索食食未徹聞一民揖於庭則又屣履而出迨夜過丙事已民謝去倦卧於屏風後率以為常未幾則聞大病於德安再病於安仁卒死於勤且所至遭其仇以不得施其才是可哀也已曾祖諱斬祖諱仇皆不仕父諱緋以經術為州里儒先粹然古君子人也以元亨贈右承事即母李氏贈太孺人妻孺人周氏先卒子四人全略全

德全材皆以文世其家全功未冠二女已嫁其詳見於行狀誌銘矣明年某月某日妹婚楊万里僕表其墓曰

嗚乎元亨以王師不飽為已憂而不慄上官之含怒賢矣范公以一時之怒不容天下之士而阨之至死寃矣雖然元亨之賢蓋自其天在阨而安亦豈其寃吾特為國愛元亨之才而為當世之君子惜其使斯人而然也嗚乎櫻已者醜諛已者妍同已者扶異已者顛今之君子此病未痊若元亨之犯一郡丞其禍已如此况復有大於此者邪然則

乏才於緩急之際而天下之所以難治不足怪也已不足怪也已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二終

第35388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七
29

言...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平成 3.11.22... 第35388号... 日本... 天下... 所以... 不... 欲... 世...

書	卷	第	一
SS	11	8	平
			學
			大
			學
			書

